

除了证据，不要相信自己，
更不要相信别人！

吕铮

著

狂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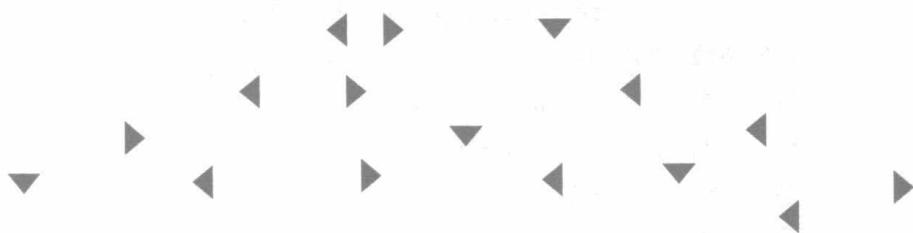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吕铮

著

狂探

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狂探 / 吕铮著. — 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9. 3
ISBN 978-7-5511-1974-0

I. ①狂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4611 号

书 名: 狂 探
著 者: 吕 铮

责任编辑: 贺 进

责任校对: 梁东方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20×889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974-0

定 价: 49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我害怕直视别人的眼睛，仿佛那样他们便能看透我的内心，我不想被别人看透，知道我的恐惧。但我的工作却要求我必须这么做，必须直勾勾地看着对方，与他们较量、纠缠、消耗，相互折磨。于是我就这么挣扎着，让彼此魂不守舍、筋疲力尽，直到对抗变成一种麻木。

我喜欢追逐，喜欢在接近猎物前的一瞬间，像个猎豹一样地奔跑。那时我血脉贲张，激情万丈，可以忘却一切的烦恼。我厌烦平淡，日常的生活让我感到窒息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同行都像我这样，但我知道，自己因热爱追逐而获得了赞誉。我喜欢被人称赞、被人仰慕，但同时也似乎被这种仰慕所捆绑。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也越来越害怕“鸟尽弓藏”，越来越害怕自己不能去任性地追逐。

有的人生下来必然幸福，因为他们的欲望少，要求不高；而有的人生下来却必定痛苦，因为他们想要的太多，再努力也无法满足欲望。有的人生下来必是异类，因为他们的思考不同于大多数人那样。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就像我不知道他们的所想。他们认为清晨是太阳升起的时间，而我却认为清晨该在零点过后；他们认为平安是福，而我却认为人生要跌宕起伏；他们认为现在的世界早已无所谓黑白，而我却坚信善恶有别、黑白对立，罪恶一定要被惩处，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。

I

2009年，B市这个北方小城天气已经转凉。在某个繁华的金融大厦门前，几辆警车堵住了去路，几个便衣警官带着一群制服警员，浩浩荡荡地鱼贯而入。

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抓捕，犯罪嫌疑人的位置已经锁定，抓捕警力安排就绪，按说，成功近在咫尺。抓捕对于警察来讲，不过是日常工作而已，就像演员作秀、医生看病、农民种地一样，再普通不过。赵顺跟着探长罗洋和刘权走进金融大厦的时候，正是饭后的点儿。深秋的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，让人觉得慵懒。这群藏蓝色的“警服”十分显眼，引起一片注目。其实搞经侦的在抓捕时一般都不穿制服的，着便装既能便于隐蔽，又能在抓捕时给犯罪嫌疑人留面子。但今天他们这么来是另有目的，这是个已经被媒体报道了许久的案子，从立案侦查的那一天起，传唤了谁、涉及什么公司，甚至问了什么，都在社会上疯传。当然，侦察员们是会对媒体守口如瓶的，而且在每次询问完涉案人之后，都会强调要保守涉案秘密。但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越是被隐藏的秘密就越被人关注。今天要抓捕的人，就是这栋大厦的拥有者，本市的商界奇人黄光辉。黄光辉多年商海沉浮浸淫，出手不拘一格，十年间由一个打工仔变成了资产数亿的大老板，公安局调查他，自然是本市的重要新闻之一。经侦早给他上了边控，离开本市自然是不可能的，黄光辉也多次向经侦支队进行抗议，认为这侵犯了他的合

法权利，强烈要求恢复他的自由和名誉。而经侦支队则在依法答复的情况下，继续加紧侦查，今天，就是进一步剥夺他自由的日子。

当前台小姐上前询问的时候，罗洋和赵顺已经走了过去。小姐追上阻拦。罗洋一把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。黄总正端坐在大班台后吸着烟，漠然地看着这些闯进来的不速之客。

“黄总，我们是B市经侦支队的。请您协助我们回去调查。”罗洋亮出了警官证。

黄光辉站了起来，他中年发福、个子不高，眼神里毫无惊异和恐惧，有的只是一种深深的冷漠。“协助你们调查？我犯了什么法？”

“黄总，他们……他们是自己闯进来的。”前台小姐追了进来。黄总摆手，示意无事。

“有什么急事明天再说吧，我还要去开个会。”黄总将手中的烟蒂果断地掐灭，站起来便往外走。

后面的刘权一把将他拦住。“黄总，再重复一遍，我们是B市经侦支队的，今天来是找你有事，说好听是协助我们调查，说白了是对你依法传唤。”刘权严肃地说。

黄光辉愣了一下，微微一笑。“经侦支队，我听你们局长说过，支队长不是老蒋吗？我先开完会，之后去你们那儿。”黄总不屑地回答。

罗洋笑了。“呵呵，黄总，我们知道您神通广大，但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回去，这是传唤证，回去我们支队长自会见你。”罗洋一语双关。

“什么传唤证，我看不懂，你们闪开，我今天有重要的会议，耽误了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”黄总表情突变，脸色阴沉，说着继续往

外闯。他心里是有底的，他自然不是去开什么重要会议，而是要立即见到他的律师、联系那些救命的关系。罗洋等人的到来，比黄光辉预料到的早很多，所以那些破解之法大都还未实施，亡羊补牢，是必须在大限来临前做完的。这点，黄光辉不够专业。而罗洋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凭着数月来加班加点获得的证据，他们有信心在 24 小时之内拿下黄光辉的口供，到那个时候，就算再大的关系过来，也翻不了黄光辉印在笔录上的指印。

“黄总，那就直说了吧，我们今天是为了你涉嫌操纵股市的问题来的，你现在必须接受我们的调查。”罗洋收起笑容。

“调查，你们这帮警察整天干点儿人事儿不？”黄光辉一下火了，脸憋得通红。“操纵股市，笑话，你们懂什么叫股市？我们公司是本市的纳税大户，每年给国家上缴了多少利税，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，你们这帮警察的饭碗，还不是我们纳税人给的啊，调查我，叫你们局长来！”黄光辉恢复本性，斯文全无。

“黄光辉！你别太过分！”罗洋正色，上前抓住了黄光辉的胳膊。“在你公司里，别让自己没面子。”罗洋低声说。

“你给我放开！”黄光辉一把甩开罗洋的手。“保安，保安！”他话音未落，门口的几个保安“呼啦”一下冲了过来。

“我看你们谁敢抗拒执法，谁来我拘谁！反了你们了！”刘权一下横在了保安面前，凝眉瞪目。几个保安被震慑，呆立在原地。

“嘿，都干吗呢！？我花钱养你们是当摆设的，把他们给我拽开，要不开除你们！”黄光辉一把推开了罗洋，快步向外走去。保安一听，也不顾刘权了，推搡着把黄光辉往外拽。现场混乱起来。

这时，赵顺默默地拦在了黄光辉面前。

“滚开！”黄光辉狠狠推了赵顺一把，弄了他一个趔趄。

赵顺半低着头，又挡在了黄光辉面前。“你……你……给我站住。”

“让你滚开，好狗不挡道。”黄光辉歇斯底里。

“你再说一遍，谁是狗？”赵顺语气低沉，冷眼相视。

“谁是狗自己知道，让你滚开！”黄光辉满脸挑衅的神色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试试？”赵顺声音依然不高。

“我说十遍也行，你是狗，你们警察都是狗！”黄光辉根本没有直视赵顺。当然，他也根本没有看到赵顺的动作。

具体烟灰缸是从哪儿抄起来的，慌乱的人们谁都没有注意过，而烟灰缸从完整到粉碎的过程，人们却看得一清二楚。具体地讲，烟灰缸是完整地在赵顺手中，呈下落状态，之后粉碎在黄光辉面部的，过程十分迅速，好似流星划落，结果十分沉重。在场的警察、保安以及围观的公司职员都惊呆了，嘈杂喧哗的气氛一下归为平静，像是倾盆暴雨后突然的天晴，时间仿佛静止，只有全身颤抖、右手流血的赵顺和血肉横飞、应声倒地的黄光辉处在视线焦点。

2

“罗洋！你们干的好事！”江队用力拍响了桌子。“一个简简单单的抓捕，让你们搞成这样，啊！你说说，这影响有多坏！现在……啊！现在犯罪嫌疑人躺在医院里，成堆的记者在那儿采访，他的家属和公司人员就静坐在咱们支队门口，不但案子没办好，咱们辛辛苦苦

树立的警察形象也毁于一旦！你说，这事怎么办！”

江队名叫江浩，是罗洋所属大队的大队长，四十多岁，身材威武、满面红光，显得不怒自威。江浩克制了一下再次想拍桌子的手，抽出一支烟。罗洋赶忙上去用火机点燃。

“江队，这事全怨我，作为探长，我承担全部责任，要处分就处分我，是我……”罗洋低声说。

“得得得，别跟这儿推功揽过，现在不是时候。”江浩打断了罗洋。“我告诉你，说句不该说的，案子破不破，是现在破，还是过些日子破，都是工作上的事儿。但因为办案而动手打人，还造成严重后果，就不是办案得不得力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几个月后就是副大队长竞聘，你干探长已经四年了，因为这个事耽误了你觉得值吗？啊！”江浩推心置腹，一脸凝重。

“江队，我……”罗洋也一脸沮丧。“哎！我就不该带着赵顺去！”罗洋说着也抽出一支烟点燃，深深地吸了两口。“江队，你说这事……这事怎么办啊？”罗洋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办？冻豆腐——没法办（拌）。现在赵顺已经被关了禁闭了，市局督察一会儿就过来，事到如今了，你呀，也别遮着盖着，净往自己身上揽事儿，我看呀，这谁的责任谁负，当时怎么回事，赵顺怎么动的手，一五一十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别缩小也别夸大，懂吗？”江浩漠然地看着罗洋。

罗洋看着江浩的眼睛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正当这时，队长室的门突然打开，刘权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。

“江……江队，出……出事儿了。”

“出什么事儿了，慌慌张张的！”江浩看着他来气。

刘权：“赵……赵顺，在禁闭室里发了疯似的撞墙，劝……也劝不住！”

“我×！有病啊！”罗洋气得直摇头，随着刘权跑出门外。

3

等督察来人的时候，赵顺已经被同事反绑在了禁闭室里，头上缠满了纱布。

两位督察被吓了一跳，一时没搞清是警察打了人，还是被打了。赵顺坐在对面全身颤抖，嘴里似乎还念念有词。

“哎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一个督察问。

赵顺头也不抬，身体蜷缩，颤抖得越发厉害。

“赵顺同志，我们是市局督察，今天就你殴打犯罪嫌疑人黄光辉的问题进行调查，请你配合。”另一位督察说。

赵顺仍然不理，身体由颤抖几乎变为抽搐了，看着让人发冷，嘴里仍在念着什么。

“喂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？”督察问。

“江队，他这是？”另一个督察转头问江浩。

江浩表情凝重，在神情慌乱的罗洋和刘权中间，一看便是主事儿的领导。江浩从刚才第一眼看到赵顺这样，心里就有了底，现在是他发挥的时候了。

“哎，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单位的这位赵顺同志啊，是一名优秀

的侦察员，从警二十多年，从没犯过什么错误，前几年还破获过几个大案，立过二等功。今天这事儿啊，怎么说呢，责任完全在我，是我用人不力啊！”江浩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两位督察面面相觑，一头雾水。

江浩抽出一支烟，罗洋上前点燃。“嗯，赵顺同志的事儿啊，我们也是今天通过他家人才知道的，赵顺从今年开始，就一直往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跑，据医生诊断，他患有严重的强迫和焦虑症状，但他为了工作，却一直没有跟我们说，这些情况我们也一点儿都没掌握，哎，是我领导不力啊，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”

“啊？您是说，赵顺他有病？”一位督察说。

“是，他有病，还病得不轻。”江浩点了点头。

“嗯，那我们明白了。”督察的表情舒展开了一些。“那他这头上的伤是？”

“是他自己撞的，我们拦也拦不住，为了避免他继续自残，才把他捆上的。”罗洋赶紧补充。

“哎……”督察摇了摇头。“说咱们警察压力大吧，谁都不理解，这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吗？有病，嗯……这病来的也算是时候。”督察话里有话。“江队，既然是这个情况，我们也就不便再对赵顺进行询问了，但您也得辛苦辛苦，帮我取几个材料。”

江浩：“没问题，需要什么材料您说。”

督察：“嗯，第一，你们得让人民医院出个诊断，证明赵顺确实存在精神问题；第二，他前一段时间自己到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病历你们得帮我调取；第三，帮我们联系一下赵顺的家人，我们得就这个

情况做个笔录。”

江浩：“没问题，我马上派人去办。罗洋，听见了吧，这活儿交给你们组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，江队。”罗洋说。

督察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赵顺，一语双关：“都不容易啊，为了个案子……”

赵顺默默地抬起头，似乎恢复了常态，但颤抖依然没有停止。督察冷冷地与赵顺对视，似乎想从那双木然的眼睛中找到些什么。

赵顺又开始念念有词。大家听了半天才听懂，他一直重复的是：“警察不是狗……”

4

赵顺从那天起，便开始了连续七天的禁闭生活。他蜷缩在那间不足八平方米的禁闭室里。昔日的同事成了他的看守。他除了吃饭、睡觉以外，很少说话，也不再念念有词。单位拒绝了他家人的探视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打人的事情还未解决。罗洋曾试图和他沟通，但未果。

江浩给罗洋布置的三项任务很快便完成了。赵顺打人的事不小，全市轰动，一些媒体报道，《警察殴打嫌疑人》《警察野蛮执法，公民权如何保障》，互联网上议论得如火如荼，相关的帖子也纷纷占据了论坛的顶端。负面消息铺天盖地，但唯一令领导们庆幸的是，赵顺有病。

试想如果赵顺没有病，是个正常的、健全的、能思考、控制自己行为的警察，那这次事件的后果将会更加严重，人们对警察这个职业

的质疑和负面情绪，也会前所未有地爆发。如果那样，赵顺不但得脱了这身衣服，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，主管领导们也无法免责。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无法收拾。但是，赵顺有病，而且在得病的时候没有向领导说明，同时他是为了能坚守岗位而隐瞒病情，也充分证明了他的责任心。所以，因为有病，情况才没有那么糟。

罗洋取证的过程，江浩是不会过问的，总之人民医院出了赵顺病情的证明，神经内科拿出了赵顺曾经看病的病历，赵顺家人也证明了赵顺的病情。督察向领导汇报的时候，客观公正地摆证据、举事实，阐述了他们的建议。而在公安局为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新闻发言人也将这些情况公之于众。无论人们是否质疑，但这个结果摆在那里。

在江浩陪同督察吃工作餐时，江浩拍着胸脯说了一句话：“赵顺，真的是有病。”

5

一个月后，江浩、罗洋陪着经侦蒋支队长，到了赵顺的家中。那是一个位于南城的大杂院。

他们敲了半天门，赵顺才把门打开。初冬微凉，赵顺只穿了一身破旧的毛衣，看支队长站在门口，他显得很尴尬。

“蒋……蒋支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赵顺说。

“哎，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！”蒋支队长笑了笑说，“怎么样啊，身体好些了吗？”

赵顺的病，其实不在身上，而是在心中。蒋支队长问“身体好些了

吗”，显然有些离题，但他总不能说：“你是不是还强迫、焦虑着呢？”

“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”赵顺说，“来来来，屋里请，里面乱点儿。”

这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，屋里散发着一股发霉的潮气。按说凭着赵顺的工资，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但几个人都没有多问，也不想多问，就像不会多问赵顺的病情一样。有些问题，问候一下就可以了，多触及，对谁也不好。

“赵顺啊，今天蒋支亲自来看你，就是要给你解决实际问题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，啊！”江浩微笑着说。

赵顺叹了口气，从床头拿出一盒“红梅”，想给几位让烟又纠结次序，就自顾自地点燃。“哎，没啥困难，我给单位惹了大祸，给领导丢了脸，还有啥要求。”

“哎，别这么说，都是为了工作嘛！”蒋支队长拍了拍赵顺的肩膀。“那件事过去了，啊，过去了。现在那个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批捕了，你的事儿没影响对他的定罪量刑。今天我们来，是看望你，与那件事无关。”蒋支队长语重心长地说。但赵顺听着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“领导，您别这么说，作为一个老警察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闯这么大的祸，我，我……”赵顺说着哽咽起来。蒋支队长给他递过纸巾，屋里的气氛有所缓和。

“哎哎哎，顺儿哥，别难过，没事。”罗洋比赵顺小几岁，但平时基本没管他叫过哥，他是赵顺的顶头上司。“咱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，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。”罗洋话音未落就觉得自己说得不对，这事还算是小事。他用余光看了看蒋支和江队，看两人没什么反应，就收了话题。

“赵顺，嗯，你这家里人呢？”蒋支队长问。

“家……家里人……”赵顺犹豫了一下。“嗨，媳妇儿离了，就自己一人过。”赵顺努力让自己表情自然。

“哎哟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，这事儿……”蒋支队长忙补充。

“嗨，这……这也是为了人家好。”赵顺的声音有些发飘。

“嗨，别提这些事儿了。”江浩转过话题。“赵顺，领导今天来，一是看看你，二是问问你的打算。”

赵顺：“打算？什么打算？”

“嗯，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，你还需要治疗，单位考虑是不是给你办个病退。”江浩关切地问。

“病退？”赵顺惊异地一下站了起来。“什么病退？我没事，我还能工作，江队，我……”赵顺有些激动，手剧烈地抖动着。“我……我……能工作，我不退，不退……”

“哎哎哎，别激动，老赵。”江浩抓住了赵顺颤抖的手。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病退也得本人提出不是？你看咱们队的老马，一直在政法委借调，这不也申请提前退休了吗？咱们干警察的工作量太大，一辈子当人家两辈子用，也得想开些。我是问，你需不需要办个病退？”江浩不想看到局面失控，赶忙解释。

“嗯，我不退，我没事，我，我……”赵顺越来越激动。

“没事、没事，赵顺，病退的事再商量，再商量。今天就是来看看你。”蒋支队长抓住了赵顺的另一只手。他感觉到了剧烈的颤抖，那是种恐惧。赵顺呼吸逐渐急促，语无伦次。

五分钟后，蒋支他们回到了车里。赵顺执意要送他们出门，被江浩和罗洋再三地劝阻了。

黑色的轿车缓缓地驶出了窄小的胡同，一旁过路的自行车险些蹭到了车的后视镜。蒋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江浩啊，赵顺的问题，你得多费费心，总这么下去不行啊！”

江浩：“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。”

江浩明白蒋支的意思，他转头看着罗洋，罗洋却躲过了他的眼神。只有罗洋知道，赵顺在人民医院的所有病历和证明，都是医生后补的，赵顺家人的笔录也是事先安排的。而这一切，难道只有罗洋自己知道吗？

6

刘权一看就是个精明人，干瘦、一身牌子货，眼睛不大但活动能力颇强。他这种精明人算是精明人中的最低层次，精明全都写在了脸上，随便一个人瞄他一眼，就知道这小子不傻。如此一来，他就失去了装傻充愣的机会，见天都要捏着心眼做人，一不留神儿就让人觉得他在算计什么。这种人的精明往往是职场瓶颈，老到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小子营养全长在外边，里面货不多，城府不深、水分不大。

找刘权谈话，其实不必江浩亲自出马。一个侦察员，手里的案件进展情况是应该向探长汇报的，之后再由探长向队长汇报，这是程序。但今天情况特殊，江浩要听的，是刘权配合赵顺办理的案件，这么一来，事情就不能按传统方式办了。

江浩在大班台后不停地抽烟，一抽就是一上午，加上罗洋、刘权

和另一个副大队长，四个“大烟囱”，抽了好几包。中途刘权开了一次门，从外面看里面像是着了火。不单屋里“着火”，江浩心里也“着火”。他们手里的案子不少，难度也不小。几个重点案件在前期一直是赵顺在跑，刘权零打碎敲地帮着跑了几个工商、银行账户什么的，其他主要环节并不是太清楚。

江浩听得累了，动了动肩膀。“嗯，你说了许多调查的细节了，你就直接说自己的意见吧，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？”江浩说。

刘权：“江队，这个案子现在刚到初查阶段，许多证据还不全呢，还不能说够还是不够。”

“嗯，我问你，举报人举报的罪名是什么？”江浩看着刘权问。

刘权：“举报人，嗯，举报的罪名是偷税啊？”

江浩：“嗯，偷税，那你们现在在查什么呢？”

刘权：“我们……”

“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半天，几句是涉及偷税调查的啊？”江浩说，“人家举报偷税，咱们就查偷税，先把主线弄好，再查其他。经济犯罪案件工作量大，取证难，在有限的办案时间内，咱们先得完成主要的工作啊，你说呢，刘权。”

刘权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江浩又抽出一支烟，但并没有马上点燃，下意识地叹了口气。“哎，你说赵顺啊，好好的一个警察，立过功受过奖，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了，闹了个这样的结果，哎……”

随着这声叹息，在座的几个人也分别进行了重复。

“江队，赵顺要是治好了，还能回来吗？”精明的刘权问了一句